

值得期待的现代都市小说

# 谁是你的情人

萧迹 著

韩东海猛然意识到，曾漪波其实在他的心里一直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只是这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有意地回避。更确切地说，是他努力去忘却的。但是，不管他怎么样去努力，曾漪波就像一枚炸弹，在他的心中随时都可能炸响。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萧迹  
著

# 谁 是你的 情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是你的情人/萧迹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39 - 3621 - 0

I. 谁…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902 号

谁是你的情人

著 者 萧 迹

策 划 李恩祥

责任编辑 张勍倩 田守强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封面设计 雪 媛

版式设计 玲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621 - 0/I · 1640

定 价 24.00 元

# 序

张胜友

读罢萧迹的新作《谁是你的情人》，我想说的是，这是一部很吸引人的小说，整个阅读过程也就成了一种温馨而愉快的人生体验。

小说通过对韩东海、呼延智刚、曾漪波等几个老同学数十年后再相逢时不同心态、不同经历、不同结局的刻画描写，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多姿多彩的现实社会图景，涉及到政界、商界、教育界等多个领域，内容显得丰富而厚重。

由于职业原因，我对于中青年作家的成长更多地报以欣喜之情。了解认识萧迹，同样是通过他的作品，知道 he 已创作出版了《活给别人看》、《团委书记》、《平凡人生》、《宣传处长》等多部长篇小说，知道他的《团委书记》多次获奖，知道他的几部小说被报刊连载、电台连播，还知道他这几年一直笔耕不辍，撰写出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小说，在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影响。这与他对文学创作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精神在今天显得格外宝贵。

关于这本书的思想深度、语言风格、艺术得失诸方面，相信每一位读者看后都会有一个客观的感觉和公正的评价，在此我就不多说了。只是希望萧迹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努力，在不断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过程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社会上“拼拼打打”了二三十年的韩东海似乎今天才开窍，突然间感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同学通天。

韩东海这几天特别的“郁闷”，虽然天还是那个天，每天上下班走的路还是那条路，见的人还是那些人，可是却没有一点感觉。他很生气，生自己的气。他不明白，在社会上“拼拼打打”了二三十年的他怎么今天才开窍，才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同学通天。而他之所以现在才开窍，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那天市里的人事调整，一个炙手可热的副局长位子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马”夺去了，而这匹黑马竟是后勤保障部的花无叶花部长。

当然，韩东海很快就打听到了，这匹“黑马”花无叶的同学就是才从北京调来不久的张厅长。而且，花无叶和张厅长在上大学时还是上下铺的兄弟。有道是：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这初来乍到的张厅长不用花无叶，还会用谁？一想到这儿，韩东海的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下午，他坐在办公室里，搜肠刮肚、苦思冥想，把他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再到大学的所有同学捋了一遍。结果，他非常遗憾地发现，在所有同学中，目前只有他一人走了这条仕途，而且也仅混到了正处级，这让他突然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助感和孤独感。

一想到老同学，韩东海也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今年年初他们这帮中学同学的那次聚会。

那天，当韩东海接到牵头同学吴大伟的电话，说要搞个同学聚会时，韩东海当时的心情特别地激动。一想到要和好久未见的老同学再次坐到一起叙旧时，韩

东海的心一下就热起来了，当下就一口答应了。

星期天上午，韩东海跟老婆耿小曼打了个招呼，就早早地驱车直奔了聚会地点——古仓大酒店。其实，耿小曼也是韩东海的同学，不同的是，耿小曼是他的大学同学，而这次聚会的却是中学同学，所以，韩东海便表面遗憾、内心兴奋地一人上路了。

一路上，韩东海满脑子回忆着自己上中学的情景，想着自己暗恋的情人，在某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下，期盼着会有一个浪漫的故事。

然而，韩东海没有想到，当他和这帮老同学一见面，再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真情假意地一番寒暄后，他突然间为自己满腔热忱地赶来参加这次同学聚会的行为感到既无聊又没劲。由于他和这些同学好久没有联系了，再加上各自工作、生活环境的不同，使得他和这帮同学之间已经没有了共同的语言，要么是没什么话可说，要么是越说越说不到一块儿，更多的是彼此假心假意地奉承和炫耀。同学间的真情少了许多，却多了一些市侩和虚伪。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中，有一个韩东海特别想见，但始终没有来的人，这使得他更生出些遗憾来。而且，这次同学聚会也应了那个老规律，在所有同学中，那些混得最好的和混得最不好的同学都没有来。对韩东海来言，真可谓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全来了。

更令韩东海意想不到的，他这一来，自己心里所向往的浪漫故事一件没有发生，却给别人留下了自己混得相当不错的印象，而且，很快他就为这种印象付出了代价。

聚会后没过多久，这天中午刚下班，韩东海正往外走，突然，机关门口有人叫他：“东海，东海。”

扭头顺声音望去，只见大院门外站着一个人身穿紫红色长袖T恤的男人，不过，从老远看，他的这件长袖T恤显然已经很陈旧了。

再仔细一瞧，竟是自己高考补习班的同学李宝江。虽然20年的光景使他的脸上布满了沧桑，但是那脸庞、那眼神还有声音，还是让韩东海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可是一看他的这身行头，再一想自己和这个李宝江最起码已有二十几年没有

见面了，这时突然来找自己，不用细猜，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韩东海的大脑在飞速地“转动”着，同时，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驱使下，他迅速地做出了反应。

韩东海假装没有认出对方，用茫然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要走。

可是，李宝江已经快步赶到了他的跟前。本来，韩东海非常希望站在门口的保安能阻挡他一下，但是这几位一直非常敬业的保安，一看面对的虽然是一个看似非常落魄的人，可人家却一下叫出了韩处长的名字，也就没加阻拦地让其大步走了进去。

“东海，咋，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李宝江走到他的跟前，大大咧咧地叫道。

这时正是午间下班时间，旁边已有一些人往他这边看了，韩东海实在不想让太多的人看到这一幕。毕竟在他这个层次里，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有道是看一个人的身价，就看他的对手；看一个人的底牌，就看他身边的朋友；看一个人的潜力，就看他的同窗好友。如果在同事的面前展示一个这样的形象，那不是把自己往坑里扔吗？于是，在百般无奈下，韩东海做出不敢认的神态说道：“咦，这不是宝江吗？”接着，又马上装出很高兴的样子说道：“你怎么来了，快，走，到我办公室去。”

按照韩东海以往的习惯，在这个时间，他定会先把客人让到饭馆里去边吃边聊。但是面对这个李宝江，他心里很清楚，这位来者不善，还是先让到办公室里的

好。

于是，他和李宝江一同又转身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进了办公室，李宝江环顾四周，面露羡慕之色，说道：“东海，你老弟现在真是做大官的人了，咱那些同学都说你现在特别有钱。”

“我要是有钱了，能是这样？”韩东海说话间给他倒了杯茶水。

“唉，东海，你说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晃都二十多年了。”李宝江感叹道。

“是啊，如果你刚才不叫我，我还真认不出你了。”韩东海对刚才在门口时他所做出的那副陌生的样子进行了一番解释。

“是不是？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喂，东海，别人认不出我还有情可原，你认不出来就不对了。你看看我头上的这个疤。”说着，李宝江把头低下，伸向了他。

韩东海在李宝江的头上，看到了一块很清晰的疤痕，只是他一时还没有弄清楚李宝江让自己看他的伤疤做什么。

还没等他发话，李宝江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道：“那年我到你家玩，在你家门口，你和人家打架，我上去帮你，让人家在我的头上砸了一板子，留了个疤，你咋都忘了？”

李宝江的一席话把韩东海说得是目瞪口呆，他没想到李宝江会编出这样的一个故事。韩东海就是把一切都忘记了，这事他也不会忘的，因为这是他长那么大，第一次仅仅因为一个微笑而闹出的冲突。

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一个雪天，他和李宝江在门口滑雪。当时，旁边有一群小伙子也在滑。正滑着，旁边的一个小伙子玩了一个“花”，但没有弄到位，摔了一个仰面朝天。韩东海禁不住笑了一下，没想到，他这一笑，一下把那个摔倒的家伙惹躁了，站起身来，当胸就给了他一拳，把韩东海打蒙了。

就在这时，李宝江赶忙跑了过来，拉着他就走。还没走几步，人家从后面扔过来一块木板子，正好砸在了李宝江的头上。好在他带着一顶厚厚的棉帽子，再说对方使的力量也不大，所以用李宝江当时的话说，痛都不痛。可现在李宝江竟然杜撰出这样的一个情节。

此刻，韩东海认定李宝江找他一定有什么事，而且他的每句话都是在他深思熟虑后编好的台词，韩东海想李宝江能如此殚精竭虑，肯定和钱有关系了。

他想了想，既然对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还不如快刀斩乱麻，说透就得了，在这儿瞎猜也没什么意思。想到这儿，他情态淡淡地说：“是不是？我还真给忘了。对了，宝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咱们二十多年没联系了啊。”

“是宋文杰告诉我的。”李宝江脱口说道，但他同时觉得有些不妥，也就没有再往下说了。

“哦，是宋文杰。嗯，你找我有事吗？”韩东海张口问道。



李宝江低头想了一会儿，说道：“那当然有事了，我今天早晨7点多就从古仓赶来了，我想……”

“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韩东海一下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我想借点钱。”

“借钱，我这……”尽管，韩东海一见到李宝江时，就猜到了他来找自己一定和钱有关系，可是当他真听到了这句话时，心里还是一沉。因为韩东海一直很崇尚阿拉伯的一句谚语：永远不要向别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

可还没等韩东海找出拒绝的理由，李宝江一下子激动了起来，给他讲述了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那年李宝江高考落榜后，就接他父亲的班进了唐京市第一运输公司学开车，后来就一直跑长途运输。那时正是手握方向盘，顿顿可以吃香喝辣的年月，常常是跑个长途顺路就能挣个零花钱，家里的生活条件一直还不错。却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次外出时，出了车祸，他自己还差一点交了粮本。病假几年，生活一下落魄了。

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好不容易身体康复了。可是等李宝江回到公司，公司正改制，像他这样的老病号当然就在下岗之列了。找了几次都没有结果，好在在自己还有驾驶这一特长，就到一家私营长途运输公司给人家跑长途。谁知才跑了一年，就在唐京东平大街上把一个横穿马路的妇女给撞翻了，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开始责任鉴定时，判定这位妇女违反交通规则，他是次要当事人。可是轮到最后判决时，竟成了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了。私下打听，原来这个妇女的一个亲戚在省里工作。最后，“理所当然”的，法律的天平在权力面前倾斜了。

这一罚就把他再一次推向了生活的底层，不服上诉又打了几次官司，不但没有打赢，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和公司老板签订合同时，没有经验的他连个保险都没有买。事一发，人家来了个解除合同，一切责任全由他一个人承担了下来。最后，连老婆也和他离了婚。

听了李宝江的一席话，韩东海一时间竟说不上话来。说实在的，李宝江的经历的确太悲惨了，这对在政府部门长期工作的韩东海来说很遥远也很陌生。虽然

这几年韩东海也听到、看到过一些社会底层人们艰辛的生活，也知道霓虹灯下有血泪，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人。

他的心一紧，对李宝江话的真伪想都没有想，张口问道：“你想借多少钱？”

问这话时，韩东海心里还是设有底线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钱包里平时总备有3000元。对于李宝江的要求，他清楚他也只能给他这么多。因为这3000元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只是他的烟钱或者说是他平常用于简单应酬的开支了。

“1000吧。”李宝江看似艰难地说道。

听了李宝江说的钱数，韩东海心里一下轻松了很多。说实话，在那一瞬间，他真害怕李宝江说出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数目。

韩东海看着李宝江，没有马上表态。他知道，对于李宝江来言，不管是1000还是3000，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借”字，“借”只是一个托词罢了。

同时，决不能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底线，所以，他看似很为难地说道：“1000啊，我，我这也没有那么多。”

听了他的话，李宝江的脸色一下暗淡了下去，很失望地把头低下了。

韩东海心一软，他不想让李宝江太难堪了，便赶忙说道：“这样吧，我先从别人那里借点。”

说着，他拿起了电话。想了想，他给秘书处的王秘书拨了一个电话。他知道王秘书和他一样，中午都喜欢在办公室里待着，更重要的是，他俩的关系很不错。

“喂？”

韩东海一听，是王秘书的声音，便说道，“老王，你在办公室啊，是这，我找你有点事。”

说着，他放下了电话，转头对李宝江说：“宝江，你先坐着，我去给你借去。”

他出了办公室没走几步，见王秘书从那边快速走了过来，一见到他，就笑道：“啥事？电话里一说就行了，还过来。”

“我找你，你跑来干啥？”韩东海笑道。

“我哪敢劳您大驾，还是我过来，心里踏实。”王秘书也笑道，接着他又问道，“什么事啊？看把你急的。”

当然，韩东海不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他的，毕竟这种事纯属个人隐私，所以，他张口说道：“也没什么事，就是想找你聊天。”

“那走，到我那儿去。”王秘书转身说道。

韩东海和王秘书一起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但这时的韩东海已是心不在焉了。毕竟这只是在李宝江面前设的一个小局，让他看到这钱也是自己借别人的，打消他以后再来的念头，所以此时的韩东海只是想着如何尽快脱身了。

恰好这时王秘书的手机响了，王秘书一接，声音一下变得很轻柔，显然是女性的电话。

韩东海心里暗笑了一下，他想起了王秘书经常开的那句玩笑话：“情人人人有，不露是高手。”

现在看来，王秘书也不是高手了。于是，韩东海趁机做出了一副很识趣的样子，给他打了个手势，起身而去，王秘书面向他含笑点了点头。

韩东海走出了王秘书的办公室，不过他并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到了卫生间。在里面，他悄悄地从钱包里取出1000元钱，装到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

再回到办公室时，见李宝江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在屋子里来回走着，看见韩东海时，他一下站住了。

韩东海径直往椅子上一坐，把1000元从口袋里掏出来往面前的桌子上随手一甩，看了他一眼，说道：“宝江，给。”

李宝江看见钱后，眼睛一亮，快步走到办公桌前，但他随即犹豫了一下，没有拿钱，而是取过桌子上的纸笔，边写边说道：“东海，我给你打个借条。”

韩东海神色很平静地说道：“宝江，借条就不要打了，咱们都是同学。是这，以后这钱你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

“那咋行？这钱我一定要还。”李宝江做出一副很坚决的样子。

说话的同时，他已经把钱快速地装进了裤子口袋里。

钱一到手，李宝江的声音马上就变了，也有底气了，好像这钱不是借韩东海的，倒是韩东海还他的。

韩东海这时已不顾这些了，只想让他尽快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他实在是不想让别人再看到李宝江这副样子了，便说道：“是这，宝江，今天下午我还有个会，要准备一下，你看……”

“好，我就回了，以后有啥事，你就说。”

听了他的话，韩东海心里是一阵地好笑，心说，我找你能有什么事啊？

当然，这时的韩东海是不知道的，就是这个李宝江在以后的某个日子里，把他的另一个同学推向了无底的深渊。

这件事后，韩东海对他的这帮中学同学更是不敢“恭维”了。以后他的同学再来找他时，他总会找出种种理由不见。为此，他还专门把自己那天留给他们的手机号换了。

## 二

韩东海想去洗桑拿，他属于那种享受型的人，特别喜欢泡在鸳鸯池中被小姐扶持抚弄的感觉。但是一想到今天才和呼延智刚见面，即使是老同学，还是好说不好听，有道是该收敛的就要收敛些，所以……

韩东海正在为他的这帮同学闹心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抄起电话一听，里面传来一个似曾熟悉的声音：“请问，韩处长在吗？”

“我就是，你是？”韩东海答道。

“东海，我是刚子啊，怎么听不出来了？”电话那边一听他的话，声音一下激动了起来。

刚子大名叫呼延智刚，是韩东海小学、中学时的好朋友好同学，上学时就在一起玩得很好。不过大学毕业后，至今也有十来年没有联系了。

一听是他，韩东海心里自然也很高兴，不同的是，他决没有刚子那样兴奋，虽然愉快但也不失矜持地说道：“哟，刚子啊，这两年跑哪儿去了？”

“我，一言难尽，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到时我慢慢给你说。”呼延智刚高兴地说道。

听说要见面，韩东海下意识地立刻拒绝道：“呀，今天晚上……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改天吧。”

没等他说完，那边的刚子一下打断了他的话，说：“扯淡，晚上你能有什么重要会议？你以为你是总理啊，搞得那么忙。”

“真的，我确实有个重要会议，过两天——市健身广场就要竣工了，我们有

一系列活动……”虽然韩东海在这里仅是个借口，但是事情却是真实的。

唐京市原副市长赵平和当上代市长以后，第一个政绩工程就是在唐京市建成了一个据说是西北最大的健身广场。

当时，赵平和赵代市长为了建这个健身广场，可以说费了不少的工夫，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才终于建成了。为了借兴建广场之机扩大唐京市的知名度，这次赵代市长下了大力气，重金邀请来了全国各地知名的艺术界人士前来助兴，同时，以唐京市政府的名义举办了第一届“诚信”彩票抽奖活动。为提高此次活动的分量，他们特别购置了10辆“大奔”作为重奖，以此激起彩民的“购彩”热情。

这段时间，作为市政府对外宣传处处长的韩东海就格外地忙碌了。所以，韩东海说他晚上有重要工作去做，也不能全说是一种借口和托辞。

虽然韩东海的语气很坚定，但是呼延智刚并没有放弃，只是语气平缓了一些，笑道：“那好，你忙，我也不好打扰你，下午一下班我就在你单位门口等你，你什么时候完，咱们什么时候走。”

韩东海连忙答道：“千万别，千万别，我们这会说不定什么时候完，你还是别等了。”

“不行，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等你。”呼延智刚笑道。

听了呼延智刚的这番话，韩东海不好再推辞了，说：“那，那好吧。”

其实，韩东海他们的会议不等下班就结束了。

会上，作为整个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市体育中心的邱志彬邱主任全面地传达了上级领导的要求，对健身广场的宣传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韩东海他们处的工作主要是安排大会期间各路人马的休息和中间的活动。

会议结束还不到下班时间，但是既然他已经跟呼延智刚说了，为了这个面子，确切地说，他实在是不想见他的这个老同学，因为在李宝江那里，他已经切身体会了“无事不登三宝殿”的结果了，所以直到下班时间过了很久，他还稳稳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静静地看报纸。

呼延智刚也能沉住气，始终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韩东海这时人在看报，心

里却在想，这个呼延智刚今天如此坚定地找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当然，他心里是清楚的，这个呼延智刚绝对不是来找他借钱的。

上小学时，呼延智刚是他们班的班长，上中学后，又是他们班的体育课代表，和同样酷爱体育运动的韩东海是很要好的朋友。在韩东海的眼里，呼延智刚是那种胆子特别大的人，似乎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情，这也是韩东海特别欣赏他的地方。

那年高考，韩东海名落孙山，呼延智刚考上了唐京体育学院。毕业后，呼延智刚被分配到唐京市道北中学当了一名体育教师。后来，他又调到了市体育局工作。

韩东海补习两年后，考上了唐京大学中文系。在学校里，他就是同学中的活跃分子，一直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毕业后，以他自己的能力并在学校领导的帮助下，进入了唐京市政府工作。

两人大学毕业后互相还联系着，后来，呼延智刚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辞职下了海，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广州，两人也就逐渐少了联络。今天，十几年一直没有音信的呼延智刚突然间来到跟前，要请他吃饭，这让韩东海坚信，同学情意只是个招牌，在这牌子的下面肯定还会有别的东西，否则呼延智刚绝对不会这么热忱的。

到了下午7点半，呼延智刚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这倒让韩东海有些坐不住了。一般人正式请客，按照传统习惯，期间一般都要连打几次招呼，再三叮嘱以表示他的诚意和真诚。但是这个呼延智刚却是一言不发，韩东海不知道呼延智刚今天是客套呢，还是真心相约。

于是，他收起了手中的报纸，关上了房门，走出了机关大院。

来到了大门口，韩东海还很认真地四处看了看，一个人影也没有。此时的韩东海在心里自嘲地笑道，自己真他妈的神经了，把一顿便餐竟看得这么重。

再一想，呼延智刚这几年在外面混社会混得那么久，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了，说不定比那位李宝江也好不到哪儿去。心想着就往旁边的停车场走，刚走两步，就听到后面有汽车声。韩东海一转身，一辆黑色丰田车停在了他的不远

处，同时，车窗玻璃降了下来，接着，从车里面伸出来了一个“黑脸膛”，对着他大笑道：“好你个韩老大，现在才出来啊。”

同时，韩东海也认出了这位“黑脸膛”就是他的老同学呼延智刚。

车门一开，韩东海坐了进去：“不好意思啊，刚子，让你久等了。”

“我们呼延老总等你好几个小时了……”司机转过头来笑道。

“多嘴。”呼延智刚很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接着，又转过头来，对着韩东海继续笑道，“今天晚上咱俩要多喝几盅，好好聊聊，想吃点什么？”

“随便，啥都行，主要是咱们聊聊。”韩东海随口答道。

“行！小金，走，去金州大酒店。”呼延智刚还是跟以前一样，浑身透着一股爽朗劲。

到了金州大酒店，两人要了一个小包间。坐下后，呼延智刚对着跟进来的服务员说道：“把你们最有特色的、最好的东西给我上来。”

突然，他又想起了什么，对着韩东海笑道：“我想起来了，你爱吃海鲜，别忘了，给我们上个龙虾。”

韩东海现在不摸他的底，不敢让呼延智刚太破费了，连忙说道：“就咱俩，别要了。”

“没事，就这么定了。”呼延智刚一挥手，让服务员下去了。

接着，他又对韩东海说，“咱们喝点什么酒？”

“你还不知道我？我从不喝酒啊。”韩东海答道。

说话间，韩东海在悄悄地审视着面前的这位老同学，他不知道这位20年前的同学一会儿会告诉他些什么，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韩东海坚信，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利益的时代，呼延智刚决不会为了他们的同窗之情而如此破费地上个大龙虾的。

很快，呼延智刚点的菜就上来了，韩东海一看这满桌摆的是油爆双脆、酱汁活鱼、清余西施蚌还有油爆扇贝等，均属鲁菜系。韩东海心里寻思，能把鲁菜系的特色菜认齐整了就很不容易了，更别说点出来了。看来呼延智刚这几年没少到这等地方吃这些美味佳肴了。于是，他从小心里对呼延智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说



话从语调到内容也注意了很多。

服务员给两人把酒斟上，韩东海再次推辞，呼延智刚也没再勉强，给韩东海上了一瓶奶饮品。

韩东海一举手中的奶，笑道：“刚子，你说我是称你为‘刚子’啊，还是‘呼延老总’啊。”

“哈哈……你老兄逗我不是？在这里哪有什么呼延老总啊。东海，你是厉害啊，几年不见，官是越做越大了。”呼延智刚大笑道。

不管老同学的奉承之言是真是假，呼延智刚的一番话让韩东海听来还是很受用的，心里不禁有些得意，嘴上却说道：“什么官越当越大了，弄了半天，还是个干活的伙计。”

“那伙计还分什么样的伙计呢。”呼延智刚接着话锋一转，又笑道，“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快点当上管伙计的大管家。”

听了呼延智刚的这句话，韩东海没再往下接，只是笑了笑，再次拿着装奶的杯子，说道：“不好意思，我这只能是以奶代酒了，咱们干一杯。”

呼延智刚很爽快地举起酒杯，一仰脖，就把一杯酒喝了。让人感觉他特别地实在坦率，这让才抿了一口奶的韩东海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呼延智刚根本没有在意他到底喝了多少，等服务员把他的酒杯再倒满了，呼延智刚一端酒杯，笑道：“东海，来，这一杯是我敬你的。”

“咱俩谁敬谁啊！”韩东海虽然这样说，还是把奶喝光了。

喝完酒，他望着呼延智刚，笑道：“刚子，现在在哪儿做老总呢？搞什么买卖啊，看看我能不能也沾点光啊。”

听了他调侃的一番话，呼延智刚一笑说，“我什么生意都做，宗旨一条，什么挣钱做什么，当然，犯法的事是从来不做的。”

“这条你倒早说啊，我还以为你连贩大烟的事都敢做呢。”韩东海笑道。

“不敢不敢，你知道，东海，我这人胆特小。”说着，呼延智刚吃了口菜，又笑道，“不过，要说沾光的话，咱俩还不知道谁沾谁的呢。”

“嗯？”韩东海有些惊觉地望了一眼呼延智刚。